

落秋风

陈 雯◎著

中华写家文学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7

1139

落秋风

中华写家文学丛书

陈
雯◎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秋风/陈雯著. (中华作家文学丛书).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059—4786—9

I. 落… II. 陈… III. 小说—文学—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6130 号

书 名	落 秋 风
著 者	陈 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华
印 刷	北京鸿飞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05 千字
印 张	17 插页: 2
印 数	001—2000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786—9 /I · 3786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放松心情

我从不压抑自己的心情！在我最不得意，最失意的时候，我常常放开自己。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人与事。

在我的心情特郁闷的时候，我可以独自一人离开此地，到另一个城市旅游。一个蒙蒙细雨之天，我独自一个人，在宽敞的马路边漫步。打着伞绕着旁边那绿葱葱的梧桐树走，听过往车辆的鸣叫声；旁边的车子偶尔飞起一串水珠儿，我把伞一扬，撑地一下退到一边，掩嘴而笑，引起旁人观望，行人如一路阳光。

我在家心情不佳时，会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下，而用手大洗特洗；感受那种动手的快乐。清洗干净再用洗衣机甩干，晾一阳台。完毕，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观望，那花花绿绿的被面迎风而舞；真是好看，心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再与家人交谈，就如悄悄情话。

我受他人之气，心情压抑时，虽说舌头与嘴巴都打架，可觉得那论长短很无趣且无聊。于是，我懒得与人争执。独个乘车，悄然离开，到莲湖广场静坐。看那池中扬起的美丽水珠，看水中游过的一群群红鲤鱼；那水中鱼偶尔也打过翻身，似“鲤鱼跃龙门”状。远处天空，蓝天中浮起的朵朵白云，那思绪飘得远远的，天大的事也烟消云散；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其实，世界上没有放不开的事，也没有解不开的谜。那么美丽的事和物，只要用心去观察体会，那人世琐事烦事不就烟消云散了么。

放
松
心
情





落
秋
风

内容简介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落秋风》描述了近半个世纪新老两代人的民族命运、家庭兴衰以及个人的思想变化；着重写了改革开放十年中，一群有时代特色的新女性的情与爱以及她们的喜怒哀乐，着重写了女主角乐文丽的不懈踏寻与追求，以及她彷徨失落的心情。

作品主要以改革开放十年为背景，着力刻画了一群小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的参与，有的拼搏，有的堕落，有的沉沦，有的逃避，出现大分化的局面；着力刻画了一个多情且小心眼，对事业爱情有着执著追求的乐文丽的艺术形象。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8)
第六章	(61)
第七章	(76)
第八章	(90)
第九章	(109)
第十章	(122)
第十一章	(137)
第十二章	(147)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78)
第十五章	(186)
第十六章	(205)
第十七章	(224)





落
秋
风

第十八章	(238)
第十九章	(247)
第二十章	(258)
第二十一章	(267)
第二十二章	(287)
第二十三章	(296)
第二十四章	(306)
第二十五章	(315)
第二十六章	(334)
第二十七章	(344)
第二十八章	(353)
第二十九章	(374)
第三十章	(386)
第三十一章	(403)
第三十二章	(412)
第三十三章	(422)
第三十四章	(438)
第三十五章	(452)
第三十六章	(461)
第三十七章	(475)
第三十八章	(489)
第三十九章	(503)
第四十章	(513)

第一章

乐文丽带着简单的行李，乘公共汽车来到花好区，同来的是叶秋和龚小兴两个小伙子。下了车，年轻的他们好奇地张望这个古色古香而又整洁的古镇；街道不宽，是石板铺的，街道两旁长着高大葱郁的老柏树，两边柏树树枝交叉连着，遮住了阳光；夏日里整个路面一片阴凉。行人虽不多，但亦不显冷清，倒有一番幽雅别致的古朴风味。

这是乐文丽生下十七年来，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弟弟们，离开学校、老师和同学。记得上午她准备上汽车时，母亲帅玉仙忍不住伤心地哭了。父亲乐远卓说：“出去闯闯也好。”汽车开动时，父亲拉母亲到一边去了，终于没有看到母亲的脸，便离开了明媚市。

与她同上车的两个小伙子，是与她同时考上税干的。许多认识她的人都说，进入财税部门当干部是她的福气，是她走运，是吉星高照的结果。因为，在全市近千人报名考干中，经过严格把关，才录取十名税务干部，能百里挑一者，不是命好，是什么？

乐文丽记得高考前夕，与叶冬和吴心君两位同学，到明媚市郊外秋风寺游玩。她提出抽支签，看看运气如何，三个小姑娘都高兴地赞同了。走进寺内，那名叫惠觉的老尼，一看见文丽就一见如故似的拉着她的手，问：“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乐文丽说：“我姓乐，名文丽。”那惠觉老尼一听，竟笑嘻嘻，疯疯癫癫地说：“什么乐？不过是飘零败落的落，文丽亦文尼也；阿弥陀佛。”





吴心君一听，不悦地说：“你这个老尼子怎么这么说？是快乐的乐，天天快乐。”惠觉冷笑着说：“非也。”于是，嘴里念念有词敲着木鱼不再抬头。她们见老尼不再理睬她们，便出寺庙。

待叶冬与心君到破旧塔边转了一圈，回头又来到前庭，却不见文丽，她们便分头去找。叶冬出了大厅，又来到塔边，抬头果见文丽在塔边的桃园里，独自一个人拣那被风吹落的桃花瓣。叶冬走近栏杆边笑说：“你好雅兴，你也学黛玉葬花？”

乐文丽听了，冷笑一声说：“黛玉把它埋在地里，它化了，只是肥了那泥土；对这艳丽的桃花不是太冤了，也太可惜了。我收着它，是要使它重放异彩的。”叶冬笑问：“放什么异彩？”文丽说：“我收它做‘桃花散’啊。”冬笑说：“桃花散？好新鲜的名词。”叶冬只当她说的是痴话，也不在意。她在园外说：“文丽，我们还没抽签呢？你去求求那老尼，她一定会同意的，抽一支看准不准啊。”

于是，文丽起身，用手帕包了那些桃花瓣，出了桃园，与叶冬进了寺庙。她们刚走到老尼身边，随后进门的吴心君不满地说：“文丽，你去哪儿了？我一个人好找，谁知你们倒比我先进来了。”

文丽折过身对她咧嘴一笑：“嘘，心君，你轻点。”回过头又十分诚恳地对老尼讲了一番话儿，那惠觉才抬起头，但并不看她，却对叶冬说：“这位姑娘，天庭饱满，慈眉善目，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阿弥陀佛，不过，要远离家乡为好。”

叶冬听了，到筒子里抽了一支签，轻轻地展开，上面写道：“君是人间福禄星，一生富贵万人钦，虽然福禄由天定，安乐荣华过一生。”

叶冬轻轻地合上纸条，欢喜地对还在埋怨文丽哪儿去了的心君说：“你也要师傅算一算，如何？”吴心君低语说：“那老尼子好怪，我不想算，签也不想抽了。”不想那老尼听见了，自言自语地说：“别心高气傲的，抽支试试？”吴心君听尼子说自己，赌气似的抽了一支，展开是：“此命推来运不通，劳作业尽皆为空，劳心



苦力成家计，待到那时一梦中。”

心君看了随手把那签丢在香案上，说：“什么签？全是胡说八道。”那老尼不悦地挥挥手，说：“请别大声喧哗，出去吧，去吧！”乐文丽一听，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她要我们走，那么我们走吧。”那惠觉一听，斜了一眼乐文丽说：“伊人，你很聪明，不明白我先说的那番话？不如留下。”

叶冬、吴心君两位好友分明见要文丽留下，“谁是伊人？你这老尼好糊涂。”她们把那老尼叱骂了一顿。那惠觉却冷笑说：“阿弥陀佛，命由天定。十年以后，定会飘落回的，善哉，善哉！”说得三位小姑娘莫名其妙。

回校路上，姑娘们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着。说着说着，一时忘了时间。天变得忽明忽暗，天上又飘起了丝丝小雨；于是，姑娘们匆匆奔进旁边路上的小亭子里躲雨。透过蒙蒙细雨，只见远处水光迷茫，树影绰绰，给人一种神奇朦朦胧胧的美感。

文丽右手挽着叶冬的手臂，左手拉着心君的手说：“你们看，这景色好美啊。”叶冬也由衷地赞道：“真是太美了！”吴心君也说：“小冬，你带照相机就好了，留下这美景！”叶冬说：“出门时，我准备带的；我哥哥说今天有小雨，怕拍出的效果不好；那照片上朦朦胧胧，就没有雨的感觉了。”

文丽听了，笑说：“影色空濛，最好拍雨景的。”心君说：“小冬，你一定是舍不得你家新买的照相机吧？”小冬笑说：“心君，就你说话刻薄，不理你。”心君笑说：“我可是一针见血！”

文丽也笑说：“喂，你们争什么，不觉得在亭子前看看雨景，再听听雨声，这不是也很惬意吗？”小冬说：“是啊。古人把听雨的亭子，叫作什么听雨亭；我记得还有一首听雨词的。”文丽正想说：“我也记得的，我念给你们听听吧。”

正此时，亭外隐隐传来一首歌词：“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文丽听到这，却黯然伤神



起来。顺手扶着旁边的红柱，望着远处朦胧的景致不语。

吴心君一看此情此景，却故意大声地说：“瞧，天越来越暗了，我们又没带雨伞，趁雨小点儿，还是早点下山吧。”小冬说：“你急啥，你又没有约会！”文丽听了只是笑；心君听到“约会”两字急了，红了脸说：“有约会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只是晚回了，我妈妈会着急的嘛。”

文丽听了，也笑着为她说：“那也是！”心君又说：“今天心情不好，文丽，我可没有心情听你朗诵诗词了，你不会有意见吧？”文丽笑了笑，摇摇头。心君说：“今天，就我倒霉。那怪老尼子，那种怪样子，又说出那番怪话来；竟然叫我去吧，去吧，叫我去哪儿？”

叶冬听了，笑说：“也许是考上大学呢。”乐文丽伤感说：“说叶冬大富大贵的，竟要我留下来。”叶冬、心君同时说：“你聪明，悟性高，她要收你为弟子？”乐文丽笑道：“也许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于是，双手合在一起，学着老尼的样子，连问她俩说像不像，惹得叶冬、心君忍不住哈哈大笑。

文丽自个也笑了一会，不由得向亭下望去，隐隐约约地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在小巷口徘徊着，便停住笑，说：“你们瞧，亭下不远处好像有一个人。”心君跟着文丽的手望去，真的看见一个人，虽不太清楚，从那神态看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不由得警惕地说：“喂，那人是不是阿飞啊！”（方言：阿飞即流氓）

叶冬听了，也紧张起来，不由得向下瞄了一眼，笑说：“瞧你们说的，什么阿飞？那是秋，我大……”冬还没说完，心君急忙打断她的话说：“哦，我知道了，他是你的 friend。”小冬说：“心君，你就会说朋友朋友的，你还会说啥？”文丽在旁边也说：“那个秋是谁呢？”

叶冬看了文丽一眼说：“你们猜猜看？”文丽说：“别打哑谜了。”叶冬笑说：“好吧。我给你们说一个故事：古时有个新媳妇，第一次下厨做汤给婆婆吃，而旁边玩耍的小姑，却悄悄地抓了一把



盐丢进，害得新媳妇被公婆骂。”

心君听了说：“这小姑也真坏，让她嫁了也碰上恶姑子。”冬笑说：“哪个如做了我嫂子，我这个当小姑的，一定会在汤里加点调味品。”心君说：“哦，说了半天，亭下那人是你大哥啊！一定是来接你的？”文丽也开玩笑说：“你大哥真疼你，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姑子。”说到这，不由得红了脸。

是啊，现在飘落到这边远的花好区，就是她好运、好命？她怎么也想不通，越想心越烦，理还乱。是啊，她的同桌考上南方大学，叶冬考上全国第一学府京都大学，她为什么不与班上那两位考上大学的女孩比，她不比她们差，无论从哪方面啊。

如果她高考前不参加税干考试，也许不会分心；如果她临高考时，不突然大流鼻血，母亲帅玉仙也不会叫人把她送到医院躺在病床上输液；如果她的伯父母不双双病故，留下三个年幼的孤儿，那也不会是父亲乐远卓的包袱；如果……哎，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她只是没有那两位女同学的运气好罢了，但不知她们又有什么星星高照呢？无与伦比啊！

以后，她们将受到良好的教育，有高雅谈吐，入时的衣着，傍晚可以优雅地挽着男友的手臂在美丽的校园漫步，那将是另一番人生！

她不敢再设想下去，心烦意乱地抬起头，盯了一眼对面那家新开张的电影院，只见门前是一片红红的鞭炮碎片。她悻悻地回过头，正好与那帮迎面走来的人打个照面。领头的那位和善的老者，对着他们三位问：“你是市税务局分来的吧？哟，这不是龚小兴！”龚小兴走近一步，握着他的手说：“您是赵所长了，这是叶秋、乐文丽。”大家互相点点头，拥上一一热情握手。

赵所长诚恳地说：“欢迎你们，这儿虽离市区不远，但个体户税难收，流动性大。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你们有文化好好干！”

赵银生边说边动手搬行李，那帮人早笑嘻嘻地忙开了，还东一句、西一句地开着玩笑：“这皮箱这么重，什么好东西慰劳我们？”



一个说：“这是女孩子的秘密啊，你只知道吃。”另一个说：“快点吧，等会有的是吃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说：“赵所长，在哪儿开欢迎会啊？”

赵银生听了，笑笑说：“你们这群孩子，只知道吃，搬回行李，买点糖果瓜子、水果，开一个热热闹闹的欢迎会。”赵所长对那群年轻手下吩咐过，便转身提起乐文丽的小皮箱先走，文丽望了同事们一眼，微微地笑了笑，提着背包跟在赵银生的后面。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早晨，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阳光慢慢地从小小的窗口，灿烂地射进乐文丽房里，淡蓝色的墙壁上荡漾着光辉，她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身上似乎像镀了一层薄金，满屋金光闪闪。她翻了翻身，微微地倾斜着那双似睁非睁的“丹凤眼”，似乎在看书桌上的工作安排表，又似乎在想着心事。

她伸出雪白滚圆的手臂拿过工作表，黑黑浓密的睫毛跟着眼皮一张一合，偶尔露出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珠，清澈见底似乎看穿人似的，眼上面是两条撇黑的长长的不粗不细的柳眉，煞是好看。她脸上的皮肤是姑娘们最喜欢的，又嫩又粉白的皮肤，拧一把似乎会捏出水来；那身材增一分似乎太长，而减一分又似乎太短。她虽只有十七岁，胸部、臀部已发育得相当成熟。晚上，穿着内衣内裤躺在床上，更显得胸、臀部的突出，腰的纤细。

在家里，乐文丽姐弟四个，她是长女，且有三个读书的弟弟；现又加上伯父母的去世，留下三个孤儿，家里的生活负担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她过早参加工作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当然是父亲的旧思想了。乐文丽的父亲乐远卓一向有很重的家庭观念，何况看在手足情上，不得不收养伯父母最小的儿子乐文军。那两个大的留在家乡，自力更生；乐远卓偶尔寄点钱或由亲友接济过日子。

伯父的小儿子乐文军，才六七岁，但很机灵懂事。甜甜的嘴，常常叫得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他的“堂姐姐”耳根子发热。乡下的孩子野，才读完一个学期的书，便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



乐文丽父亲对他们姐弟学习抓得很严，惟独对他例外；虽管他衣食住行，供他上学，却对他不十分严厉。每当文丽看到他那神采飞扬的得意样，恨得牙痒痒的。乐远卓不在，偶尔亦给他一个狠狠的耳刮子。乐远卓知道了，不仅骂她，有时，还抬起手要打她，常常被帅玉仙拉开。

二十多年前，乐文丽爷爷家里很穷；她父亲上大学时，伯父经常到山上打柴卖到市场，寄钱给父亲，兄弟手足情深。伯父的儿子当然就是伯父的影子，怎么可以教训，要教训亦轮不到她啊。乐文丽父亲虽受过高等教育，但骨子里多少有点封建意识，那就是重男轻女。也许是乡下爷爷的气质在父亲身上潜移默化了，与跟受的教育多少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在乡下，乐文丽爷爷家可是一个大家庭，三个伯伯都与爷爷同住一个院子里，膝下有十五个孙儿女，可谓儿孙满堂。每当过年过节，祖孙三代人就欢聚一堂，热热闹闹吃团圆饭。四个出了嫁的姑妈，偶尔买礼物看爷爷，扯扯家常便匆匆返回。是很难在娘家吃餐便饭的，这不是小气，是乡俗。俗话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据说，乐文丽的母亲帅玉仙到爷爷家去过一次，对这种乡俗很不以然。

乐文丽虽是家中惟一的女孩，不知是父亲潜意识地根深蒂固的原因，还是她喜欢自作主张，不喜求人；所以，父亲说她是家中最不听话的孩子，并说她主意最多，女孩子这样会吃亏的，她偏不信。

是不是为此父亲对她有成见，而不喜欢呢？反正从母亲敏感的眼神中，她总是感觉到父亲不太喜欢她，父亲对她的一举一动就是看不顺眼；所以，父女俩很少单独交谈，她对父亲敬而远之。父亲的意思常常是母亲这个中间人传达，故此父女俩见面亦是淡淡的。

今年美丽的夏季，乐文丽终因鼻子大流血没进考场，却进了医院。父亲对母亲说：“这孩子太麻烦，总惹人恼；早点进入社会，也许会好一点。”父亲的话出发点也许是对的，是好意的。但乐文



丽认为他伤了她的自尊心，她认为他偏心而引起私心；她想父亲不爱她，因为她是女孩子。于是，她变得忧郁，伤感起来，泪流一脸。

乐文丽胡思乱想了一会，仿佛听见有人叫她，她下床无意识地摇摇头，对着镜子用毛巾擦了擦脸，用水漱了漱口，拿着包出门；果真看见赵所长、叶秋、龚小兴在大门口等她。她走过去，歉意地笑了笑，同他们三人一起下乡收税去了。

在乡间小路上，叶秋与龚小兴走在前面，乐文丽与赵所长走在后面。四个人都戴着一顶新草帽。这时，天空晴朗，风景如画，两旁稻田里的稻谷一浪一浪的，远远地望去似乎是一遍金黄色的海洋。

“小秋，你们昨晚睡得怎么样，习惯吗？”赵所长关切地问。

“还可以！”叶秋回过头望了一眼眼睛红红的乐文丽，说：“你呢？”

乐文丽望了他一眼，连忙把眼睛望到别处，下意识地点头又摇摇头。叶秋见她眼睛红红肿肿的，也不好问，低着头继续走自己的路。

叶秋一边走，一边想起离开家之前，母亲深深地叹气，他心里就感到深深的不安。

记得从1980年第一次高考失败以后，母亲周立权的脸就从未舒展过；为了让母亲高兴，1981年又考了一次，终因两分之差又一次名落孙山。当他诚惶诚恐地把失利消息告诉母亲，立权脸上顿时显出不高兴的气色来；虽没说什么，但他已深深感觉到了：谁叫他不争气？

叶秋虽是家里惟一的男孩，母亲周立权一向把他看得很重，对他学习抓得相当紧。因此，他过得并非很快乐、舒心。他四姐弟中，大姐叶春虽当过知青，在乡下当过赤脚医生，回城后复习了一年，便考上了医学院；二姐叶夏，高中毕业后便参加高考，周立权本想到她不会考上的，因她从小体弱，想早点给她安排个合适的工

作，打字或当个出纳什么的；不想她一考竟中，而且是省里名牌大学。周立权又出主意要她学实用的专业，可她偏学新闻专业；但父亲叶子超说：“兴趣是第一位老师，随她去吧。”小妹叶冬从小就聪明伶俐，逗人喜欢，今年高考选了最热门的专业，遂了周立权的心愿到京城上大学去了。

叶秋第二次高考落选后，先到电影院学习了半年，学会了放电影；业余时间，与文化部门各层人物交往过程中，他的性格亦变得开朗起来。向前辈们学习吹笛子，拉二胡弹吉他什么的，为此他再也不想高考的事了。

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理工科，而他母亲周立权却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周立权的话，一向是最高指示，作为文化局局长的父亲叶子超对惟一的儿子，希望与周是一样的。

终于，他使母亲失望。父亲鼓励他再考，他坚决地摇摇头；可不久，他辞去临时工作，在家里认真地温习了三个月的书；周立权一见很高兴，还以为他回心转意了。谁知他自作主张考上了税务干部；虽说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但周立权认为他没有考上大学，在同事们中抬不起头；临到花好区税务所报到时，她的脸都没舒展开。想到这，高大英俊的叶秋一脸无奈。

“叶秋，你妹妹是不是叫叶冬？”乐文丽在后面突然提问。

“是，你怎么知道？”叶秋一脸疑惑。

“我们是高中同学。”乐文丽顿了顿，明知故问：“她现在……”

“小冬今年刚考上大学。”叶秋转过头望了文丽一眼：似曾见过她，但一时又想起；顿了顿反问：“你怎么没考？”

“我们六月份考税干，七月份高考，那儿顾得了两头。”龚小兴也插话说：“其实，我们当税干也不错啊。”

听到这话，乐文丽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难受，自言自语似的说：“不错，是不错，上大学又有什么了不起。”她刚说出，突然，





觉得自己太没有风度，再没有说出下面的话。

赵所长听到这群小青年的对话，哈哈地笑起来说：“好好干，将来有的是机会上大学、进修、上业大、电大等等。”

“对，我争取明年考电大，能进修更好！”龚小兴满脸诚恳地说。

“小兴，今年你没考大学？”叶秋侧过头问。

“就是考上了也没钱读啊。”龚小兴突然变得伤感起来，他低声地说：“别看我爸是明媚税务局办公室主任，而我的家真正是在农村的；我妈妈是务农的，四个弟妹都还小，且都在上学；现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我爸爸那点微薄的工资；所以，家里的条件很不好。叶秋、文丽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小时候还要放牛呢！不过，只要肯学，我想将来是有机会上大学的。”满脸幼稚、胖胖墩墩的龚小兴如此懂事、明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使文丽、叶秋不得不刮目相看，赵所长也连连点头。

这一天，过得好快，他们走乡串户，核账查货，开税票收钱，忙得不亦乐乎。当他们在茫茫暮色中返回税务所时，人称“尖嘴贾”的贾宪发会计满脸忧愁地对赵所长说：“兴隆乡王二‘王蛮子’拒交屠宰税，还高声叫喊要打代征员欧阳……”赵所长不等说完，说了一声“走”，便与贾宪发、欧阳等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望着赵所长他们出了大门，乐文丽他们三个才返回食堂吃晚餐。吃完饭，文丽先回到宿舍，坐到床沿顿时感到脚的酸疼继而麻木了。因还没有配自行车，他们今天走着收税的，转了多少条路，也记不清了；抬起双脚一看，脚板上竟然有大小五六个红红的小血泡。

她呆看了一会，又蹑着脚返回厨房，见叶秋、龚小兴也回宿舍了，便向炊事员巩小秀要了点粗茶，小秀又给了她几个棉球，她道了声谢准备返回宿舍。走出门，她分明听见小秀在后面咕哝：“这